

No 2115
E draft of a newspaper with no date

射鵰英雄傳

全書 (三二〇)

枯枝敗葉，但這時正當盛暑；草木方茂，在地下一摸，鹿鹿（水旁）的儘是青草。他心中焦急，又到懷中掏摸，看有什麼紙片木片，右手探入衣囊，一轉一翻，觸到了一朵似布非布、似革非革的東西，原來是梅超風用以包裹匕首之物，他這時也不及細想，取出來移在火上點着了，伸到周伯通臉前，要瞧瞧他面色如何。一隔之上，只見他臉上灰撲撲的，罩着一層黑氣，原本一張白髮童顏的孩兒面已全無光采。

周伯通見到火光，向他微微一笑，却見郭靜神色如常，沒絲毫中毒之象，大為不解，正自尋思，一瞥眼又見他手中點着了火的那張東西上寫滿了字，凝神一看，密密麻麻的竟然都是煉功的秘奧和口訣，只看了十多個字，已知道是九陰真經的經文，嚇地一驚，不及細問此物從何而來，一舉手撲滅了火光，吸了一口氣，問道：「兄弟，你服過什麼靈丹妙藥？為什麼這蛇毒不能傷你了？」

郭靜一怔，想起當日與洪七公、黃容兩人在松林中練武，忽然遇上蛇擊之事，那日青蛇雖多，却無一敢來咬他；後來洪七公與他一琢磨，猜想必是因他喝參仙老怪梁子翁的蝮蛇寶血之故，這時吮吸蛇毒而全然無礙，諒必也是由此了，於是說道：「我曾喝過一條大蝮蛇的血，許成不怕蛇毒。」周伯通指著地下那張寫了經文的

的草片，道：「儘是不實，千萬不可毀了！」話未說完，人又暈了過去。郭靜替他推宮過氣，全然無效，一摸他的腿，竟覺着手火燙，腫得更加粗了。郭靜心中大急，奔到洞去，躍上樹頂，高聲叫道：「容兒，容兒！黃島主！救命啊，救命！」但那桃花島周圍百餘里，地方極大，黃島師等的住處與此甚遠，郭靜喊得再響，別人也無法聽見，過了片刻，山谷間傳來：「黃島主，救命啊，救命！」的回聲。

郭靜躍下地來，束手無策，但也不能眼睜睜的讓這位好友死去，危急之中，一個念頭突然在腦中閃過：毒蛇既然不敢咬我，我血中許或有剋制蛇毒之物，一盪盪也不及細想，伸手摸到周伯通日常飲食的一隻青瓷大碗，拔出匕首，就在左臂上割了一道口子，讓血流在碗里。黑暗之中也不知流了多少，到後來血水凝結，再也流不出來，他扶起周伯通的頭，放在自己膝上，左手義一手旁一開他的牙齒，右手將小半碗血水塞他口中灌了下去。

郭靜身上放去了這許多血，饒是體質健壯，也感軟酸無力，一靠上石壁，竟沉沉睡去，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忽覺有人拿替他包紮臂上的傷口，一驚睜眼，眼見白髮垂地，正是老頑童周伯通，郭靜大喜，叫道：「你！你！好嘍！」周伯通道：「我好嘍，兄弟，你捨命

救活了我，」郭靜瞞他腿上的傷勢，見黑氣已退，只是紅腫，那是全然無礙的了。

一日早晨兩人都是靜坐運氣，培養元神，用過中飯，周伯通才問起那張人皮的來歷。郭靜想了一會，方道：「這是我二師父妙手書生朱聰從梅超風懷里連七百一盤盜來的，於是把那日在歸雲莊上朱聰盜劍的事對他說了。周伯通沉吟半晌，也不知何以梅超風要把下卷九陰真經的經文刺在這張人皮之上。郭靜問道：「大哥，你說這是至寶，那是什么？」周伯通道：「我委仔細瞧瞧，才能答你，也不知真是真還是假。」

當日王重陽曾經絕私心，只是要為武林中免發一個大患，所以遺訓本門中人不許研習經中武功。師兄道言，周伯通當然不敢違背，但想想：我既無所不練，却不算這十門規。因此在此洞中十五年，枯坐之際，把上中下三卷經文翻閱個滾瓜爛熟。連上中下三卷經中所載，都是拳經劍理，並非兒戲的勝的真實功夫。若不學到上中下三卷的實用法門，徒知發訣要旨，却是一無用處。

周伯通這十多年來，每日不在揣測下卷經文中該載着些什麼，他一求武功已臻上乘境界，二求對上卷經文中所載的武學精義已到了胸於胸，所以那晚一見人皮，就知必與九陰真經有關，這時再反覆推敲，確知正是與他一生關連至深至鉅的下卷經文。

他抬頭向着十五年來朝夕與之相對的黑暗洞頂，心

第八版

救

郭

周

未

心

